

三國志

晉平陽侯相 安漢 陳壽撰
宋中書侍郎西鄉侯 聞喜 裴松之注

三國志

第二册
卷一〇至卷二〇（魏書二）

中華書局

翻 不 所 版
印 准 有 權

【晉】陳壽撰

三國志

（全五冊）

定價港幣肆拾元正

校訂者 中華書局

出版者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

印刷者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
香港九龍馬坑道五號

發行者 中華書局
香港九龍彌敦道七四〇號

星加坡大馬路七十一號

一九七一年版

三國志卷十

魏書十

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

荀彧字文若，潁川潁陰人也。祖父淑，字季和，朗陵令。當漢順、桓之間，知名當世。有子八人，號曰八龍。彧父綝，濟南相。叔父爽，司空。〔一〕

〔一〕續漢書曰：淑有高才，王暢、李膺皆以爲師，爲朗陵侯相，號稱神君。

張璠漢紀曰：淑博學有高位，與李固、李膺同志友善，拔李昭於小吏，友黃叔度于幼童。以賢良方正徵，對策護切。梁氏出補朗陵侯相，卒官。八子：儉、綝、靖、燾、說、爽、肅、爽。音數。爽字慈明，幼好學，年十二，通春秋、論語，就是經典，不應徵命，積十數年。董卓秉政，復徵爽，爽欲遁去，吏持之急。詔下郡，即拜平原相。行至宛陵，又迫拜光祿勳。視事三日，策拜司空。爽起自布衣，九十五日而至三公。淑舊居西臺里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，署其里爲高陽里。靖字叔慈，亦有至德，名幾亞爽，隱居終身。

皇甫謐逸士傳：或問許子將，靖與爽孰賢？子將曰：「二人皆玉也，慈明外朗，叔慈內潤。」

彧年少時，南陽何顒異之，曰：「王佐才也。」〔二〕永漢元年，舉孝廉，拜守宮令。董卓之

亂，求出補吏。除亢父令，遂棄官歸，謂父老曰：「潁川，四戰之地也，天下有變，常爲兵衝，宜亟去之，無久留。」鄉人多懷土猶豫，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，莫有隨者，馥獨將宗族至冀州。而袁紹已奪馥位，待馥以上賓之禮。馥弟誡及同郡辛評、郭圖，皆爲紹所任。馥度紹終不能成大事，時太祖爲奮武將軍，在東郡，初平二年，馥去紹從太祖。太祖大悅曰：「吾之子房也。」以爲司馬，時年二十九。是時，董卓威陵天下，太祖以問馥，馥曰：「卓暴虐已甚，必以亂終，無能爲也。」卓遣李傕等出關東，所過虜略，至潁川、陳留而還。鄉人留者多見殺略。明年，太祖領兗州牧，後爲鎮東將軍，馥常以司馬從。興平元年，太祖征陶謙，任馥留事。會張邈、陳宮以兗州反，潛迎呂布。布既至，邈乃使劉翊告馥曰：「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，宜亟供其軍食。」衆疑惑。馥知邈爲亂，卽勒兵設備，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，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。時太祖悉軍攻謙，留守兵少，而督將大吏多與邈、宮通謀。惇至，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，衆乃定。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，或言與呂布同謀，衆甚懼。貢求見馥，馥將往。惇等曰：「君，一州鎮也，往必危，不可。」馥曰：「貢與邈等，分非素結也，今來速，計必未定；及其未定說之，縱不爲用，可使中立，若先疑之，彼將怒而成計。」貢見馥無懼意，謂鄆城未易攻，遂引兵去。又與程昱計，使說范、東阿，卒全三城，以待太祖。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，布東走。二年夏，太祖軍乘氏，大饑，人相食。

〔二〕與略曰：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，公明不娶，轉以與臧。父緄慕衡勢，爲臧娶之。臧爲論者所議。臣松之案：漢紀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，計臧于時年始二歲，則臧婚之日，衡之沒久矣。慕勢之言爲不然也。臣松之又以爲隗八龍之一，必非苟得者也，將有逼而然，何云慕勢哉？昔鄭忽以違齊致譏，衛生以拒霍見美，致譏在於失援，見美嘉其遠，並無交至之害，故得各全其志耳。至於關豎用事，四海屏氣；左、桓、唐、衡，殺生在口。故于時諺云「左過天，唐獨坐」，言威權莫二也。順之則六親以安，忤違則大禍立至；斯誠以存易亡，蒙恥期全之日。昔蔣詡姻于王氏，無損清高之操，隗之此婚，庸何傷乎！

陶謙死，太祖欲遂取徐州，還乃定布。臧曰：「昔高祖保關中，光武據河內，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，進足以勝敵，退足以堅守，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。將軍本以兗州首事，平山東之難，百姓無不歸心悅服。且河、濟，天下之要地也，今雖殘壞，猶易以自保，是亦將軍之關中、河內也，不可以不先定。今以破李封、薛蘭，若分兵東擊陳宮，宮必不敢西顧，以其閒勒兵收熟麥，約食畜穀，一舉而布可破也。破布，然後南結揚州，共討袁術，以臨淮、泗。若舍布而東，多留兵則不足用，少留兵則民皆保城，不得樵採。布乘虛寇暴，民心益危，唯鄆城、范、衛可全，其餘非己之有，是無兗州也。若徐州不定，將軍當安所歸乎？且陶謙雖死，徐州未易亡也。彼懲往年之敗，將懼而結親，相爲表裏。今東方皆以收麥，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，將軍攻之不拔，略之無獲，不出十日，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。」〔二〕前討徐州，威罰

實行，^(一)其子弟念父兄之恥，必大自爲守，無降心，就能破之，尙不可有也。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，以大易小可也，以安易危可也，權一時之勢，不患本之不固可也。今三者莫利，願將軍熟慮之。」太祖乃止。大收麥，復與布戰，分兵平諸縣。布敗走，兗州遂平。

^(二)臣松之以爲于時徐州未平，兗州又叛，而云十萬之衆，雖是抑抗之言，要非寡弱之稱。益知官渡之役，不得云兵不滿萬也。

^(三)曹滿傳云：自京師遭董卓之亂，人民流移東出，多依彭城間。遇太祖至，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，水爲不流。陶謙師其衆軍武原，太祖不得進。引軍從泗南攻取慮、睢陵、夏丘諸縣，皆屠之；雞犬亦盡，墟邑無復行人。

建安元年，太祖擊破黃巾。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。太祖議奉迎都許，或以山東未平，韓暹、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，北連張楊，未可卒制。或勸太祖曰：「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，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。自天子播越，將軍首唱義兵，徒以山東擾亂，未能遠赴關右，然猶分遣將帥，蒙險通使，雖禦難于外，乃心無不在王室，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。今車駕旋軫，^(一)東京榛蕪，義士有存本之思，百姓感舊而增哀。誠因此時，奉主上以從民望，大順也；乘至公以服雄傑，大略也；扶弘義以致英俊，大德也。天下雖有逆節，必不能爲累，明矣。韓暹、楊奉其敢爲害！若不時定，四方生心，後雖慮之，無及。」太祖遂至洛陽，奉迎天子都許。天子拜太祖大將軍，進或爲漢侍中，守尙書令。常居中持重，^(二)太

祖雖征伐在外，軍國事皆與彧籌焉。（一）太祖問彧：「誰能代卿爲我謀者？」彧言「荀攸、鍾繇」。先是，彧言策謀士，進戲志才。志才卒，又進郭嘉。太祖以彧爲知人，諸所進達皆稱職，唯嚴象爲揚州，韋康爲涼州，後敗亡。（二）

（一）典略曰：彧折節下士，坐不累席。其在臺閣，不以私欲撓意。彧有羣從一人，才行實薄，或謂彧：「以君當事，不可不以某爲議郎邪？」彧笑曰：「官者所以表才也，若如來言，衆人其謂我何邪？」其持心平正皆類此。

（二）典略曰：彧爲人偉美。又平原禰衡傳曰：衡字正平，建安初，自荊州北游許都，恃才傲逸，臧否過差，見不如己者不與語，人皆以是憎之。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，上書薦之曰：「淑質貞亮，英才卓犖。初涉藝文，升堂觀奧；目所一見，輒誦於口，耳所暫聞，不忘於心。性與道合，思若有神。弘羊心計，安世默識，以衡準之，誠不足怪。」衡時年二十四。是時許都雖新建，尙饒人士。衡嘗書一刺懷之，字漫滅而無所適。或問之曰：「何不從陳長文、司馬伯達乎？」衡曰：「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！」又問曰：「當今許中，誰最可者？」衡曰：「大兒有孔文舉，小兒有楊德祖。」又問：「曹公、荀令君、趙邊寇皆足蓋世乎？」衡稱曹公不甚多；又見荀有儀容，趙有腹尺，因答曰：「文若可借面弔喪，稚長可使監廚請客。」其意以爲荀但有貌，趙健啖肉也。於是衆人皆切齒。衡知衆不悅，將南還荊州。裴東臨發，衆人爲祖道，先設供帳於城南，自共相誡曰：「衡數不遜，今因其後到，以不起報之。」及衡至，衆人皆坐不起，衡乃號咷大哭。衆人問其故，衡曰：「行屍柩之間，能不悲乎？」衡南見劉表，表甚禮之。將軍黃祖也夏口，祖子射與衡善，隨到夏口。祖嘉其才，每在坐，席有異賓，介使與衡談。後衡驕蹇，答祖言俳優讕言，祖以爲罵已也，大怒，顧伍伯捉頭出。左右遂扶以去，拉而殺之。

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貌，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。又潘昂爲碑文，稱「穠姿奇表」。張衡文士傳曰：孔融數薦衡于太祖，欲與相見，而衡疾惡之，意常憤懣。因狂疾不肯往，而數有言論。太祖聞其名，圖欲辱之，乃錄爲鼓吏（吏）。後至八月朝，大宴，賓客並會。時鼓吏（吏）擊鼓過，皆當脫其故服，易着新衣。次衡，衡擊爲漁陽參搥，容態不常，音節殊妙。坐上賓客聽之，莫不慷慨。過不易衣，吏呵之，衡乃當太祖前，以次脫衣，裸身而立，徐徐乃著褌帽畢，復擊鼓參搥，而顏色不作。太祖大笑，告四坐曰：「本欲辱衡，衡反辱孤。」至今有漁陽參搥，自衡造也。融深責數衡，并宣太祖意，欲令與太祖相見。衡許之，曰：「當爲卿往。」至十月朝，融先見太祖，說「衡欲求見」。至日晏，衡著布單衣，（疏巾）（練布）履，坐太祖營門外，以杖捶地，數罵太祖。太祖敕外廩急具精馬三匹，并騎二人，謂融曰：「爾衡豎子，乃敢爾！孤殺之無異於雀鼠，顧此人素有虛名，遠近所聞，今日殺之，人將謂孤不能容。今送與劉表，視卒當何如？」乃令騎以衡置馬上，兩騎扶送至南陽。

傳子曰：衡辯于言而刻于論，見荊州牧劉表曰，所以自結于表者甚至，表悅之以爲上賓。衡稱表之美盈口，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。於是左右因形而謂之，曰：「衡稱將軍之仁，西伯不過也，唯以爲不能斷；終不濟者，必由此也。」是言實指表智短，而非衡所言也。表不詳察，遂疏衡而逐之。衡以交絕于劉表，智窮于黃祖，身死名滅，爲天下笑者，謂之者有形也。

【三】三輔決錄（注）曰：象字文則，京兆人。少聰博，有膽智。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，會術病卒，因以爲揚州刺史。建安五年，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，時年三十八。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，恐時人不盡其意，故隱其書，唯以示象。

康字元將，亦京兆人。孔融與康父端書曰：「前日元將來，淵才亮茂，雅度弘毅，偉世之器也。昨日仲將又來，懿

性貞實，文敏篤誠，保家之主也。不惹雙珠，近出老蚌，甚珍貴之。」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，康代爲涼州刺史，時人榮之。後爲馬超所圍，堅守歷時，救軍不至，遂爲超所殺。仲將名誕，見劉邵傳。

自太祖之迎天子也，袁紹內懷不服。紹既并河朔，天下畏其彊。太祖方東憂呂布，南拒張繡，而繡敗太祖軍於宛。紹益驕，與太祖書，其辭悖慢。太祖大怒，出入動靜變於常，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。鍾繇以問彧，彧曰：「公之聰明，必不追咎往事，殆有他慮。」則見太祖問之，太祖乃以紹書示彧，曰：「今將討不義，而力不敵，何如？」彧曰：「古之成敗者，誠有其才，雖弱必彊，苟非其人，雖彊易弱，劉、項之存亡，足以觀矣。今與公爭天下者，唯袁紹爾。紹貌外寬而內忌，任人而疑其心，公明達不拘，唯才所宜，此度勝也。紹遲重少決，失在後機，公能斷大事，應變無方，此謀勝也。紹御軍寬緩，法令不立，士卒雖衆，其實難用，公法令既明，賞罰必行，士卒雖寡，皆爭致死，此武勝也。紹憑世資，從容飾智，以收名譽，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，公以至仁待人，推誠心不爲虛美，行己謹儉，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，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，此德勝也。夫以四勝輔天子，扶義征伐，誰敢不從？紹之彊其何能爲！」太祖悅。彧曰：「不先取呂布，河北亦未易圖也。」太祖曰：「然吾所惑者，又恐紹侵擾關中，亂羌、胡，南誘蜀漢，是我獨以兗、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。爲將奈何？」彧曰：「關中將帥以十數，莫能相一，唯韓遂、馬超最彊。彼見山東方爭，必各擁衆自

保。今若撫以恩德，遣使連和，相持雖不能久安，比公安定山東，足以不動。鍾繇可屬以西事。則公無憂矣。」

三年，太祖既破張繡，東禽呂布，定徐州，遂與袁紹相拒。孔融謂臧曰：「紹地廣兵彊，田豐、許攸，智計之士也，爲之謀；審配、逢紀，盡忠之臣也，任其事；顏良、文醜，勇冠三軍，統其兵；殆難克乎！」臧曰：「紹兵雖多而法不整。田豐剛而犯上，許攸貪而不治。審配專而無謀，逢紀果而自用，此二人留知後事，若攸家犯其法，必不能縱也，不縱，攸必爲變。顏良、文醜，一夫之勇耳，可一戰而禽也。」五年，與紹連戰。太祖保官渡，紹圍之。太祖軍糧方盡，書與臧，議欲還許以引紹。臧曰：「今軍食雖少，未若楚、漢在滎陽，成皋閒也。是時劉、項莫肯先退，先退者勢屈也。公以十分居一之衆，畫地而守之，扼其喉而不得進，已半年矣。情見勢竭，必將有變，此用奇之時，不可失也。」太祖乃住。遂以奇兵襲紹別屯，斬其將淳于瓊等，紹退走。審配以許攸家不法，收其妻子，攸怒叛紹；顏良、文醜臨陣授首；田豐以諫見誅；皆如臧所策。

六年，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，糧少，不足與河北相支，欲因紹新破，以其閒擊討劉表。臧曰：「今紹敗，其衆離心，宜乘其困，遂定之；而背兗、豫，遠師江、漢，若紹收其餘燼，承虛以出人後，則公事去矣。」太祖復次于河上。紹病死。太祖渡河，擊紹子譚，尙，而高幹、郭

援侵略河東，關右震動，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。語在繇傳。八年，太祖錄繇前後功，表封繇爲萬歲亭侯。(二)九年，太祖拔鄴，領冀州牧。或說太祖「宜復古置九州，則冀州所制者廣大，天下服矣。」太祖將從之，繇言曰：「若是，則冀州當得河東、馮翊、扶風、西河、幽、并之地，所奪者衆。前日公破袁尚，禽審配，海內震駭，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，守其兵衆也；今使分屬冀州，將皆動心。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；今聞此，以爲必以次見奪。一旦生變，雖有（善守）、（守善）者，轉相脅爲非，則袁尚得寬其死，而袁譚、懷貳、劉表遂保江、漢之間，天下未易圖也。」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，然後修復舊京，南臨荊州，責貢之不入，則天下咸知公意，人人自安。天下大定，乃議古制，此社稷長久之利也。」太祖遂寢九州議。

(二) 漢別傳載太祖表曰：「臣聞慮爲功首，謀爲資本，野績不越廟堂，戰多不踰國動。是故曲阜之錫，不後營丘，蕭何之士，先於平陽。珍策重計，古今所尙。侍中守尙書令，繇積德累行，少長無悔，遭世紛擾，懷忠念治。臣自始舉義兵，周游征伐，與繇勦力同心，左右王略，發言授策，無施不效。繇之功業，臣由以濟，用披浮雲，顯光日月。陛下幸許繇左右機近，忠恪祇順，如履薄冰，研精極銳，以撫庶事。天下之定，繇之功也。宜享高爵，以彰元勳。」繇固辭無野戰之勞，不通太祖表。太祖與繇書曰：「與君共事已來，立朝廷，君之相爲匡弼，君之相爲舉人，君之相爲建計，君之相爲密謀，亦以多矣。夫功未必皆野戰也，願君勿讓。」繇乃受。

是時荀攸常爲謀主。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，都督河北事。太祖之征袁尚也，高幹密遣兵謀襲鄴，衍逆覺，盡誅之，以功封列侯。(一)太祖以女妻臧長子惲，後稱安陽公主。臧及攸並貴重，皆謙沖節儉，祿賜散之宗族知舊，家無餘財。十二年，復增臧邑千戶，合二千戶。(二)

(一)荀氏家傳曰：衍字休若，臧第三兄。臧第四兄譙，字友若，事見袁紹傳。陳羣與孔融論汝、穎人物，羣曰：「荀文若、公達、休若、友若、仲豫，當今並無對。」衍子紹，位至太僕。紹子融，字伯雅，與王弼、鍾會俱知名，爲洛陽令，參大將軍軍事，與弼、會論易、老義，傳於世。譙子閔，字仲茂，爲太子文學掾。時有甲乙疑論，閔與鍾繇、王朗、袁渙議各不同。文帝與繇書曰：「袁、王國士，更爲唇齒，荀閔勁悍，往來銳師，真君侯之勍敵，左右之深憂也。」終黃門侍郎。閔從孫（惲）（惲）字景文，太子中庶子，亦知名。與賈充共定音律，又作易集解。仲豫名悅，則陵長儉之少子，臧從父兄也。

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，善於著述。建安初爲祕書監侍中，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，因事以明臧否，致有典要；其書大行于世。

(二)臧別傳曰：太祖又表曰：「昔袁紹侵入郊甸，戰於官渡。時兵少糧盡，圖欲還許，書與臧議，臧不聽臣。建宜佳之便，恢進討之規，更起臣心，易其慮，遂摧大逆，覆取其衆。此臧觀勝敗之機，略不世出也。及紹破敗，臣糧亦盡，以爲河北未易圖也，欲南討劉表。臧復止臣，陳其得失，臣用反旆，遂吞凶族，克平四州。向使臣退於官渡，紹必鼓行而前，有傾覆之形，無克捷之勢。後若南征，委棄亮、豫，利既難要，將失本據。臧之二策，以亡爲存，以

禍致福，謀殊功異，臣所不及也。是以先帝貴指縱之功，薄搏獲之賞；古人尚帷幄之規，下攻拔之捷。前所實錄，未副陳魏之勳，乞重平議，囑其戶邑。」陳深辭讓，太祖報之曰：「君之策謀，非但所表二事。前後諍沖，欲慕魯連先生乎？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。昔介子推有言：『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。』況君密謀安衆，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！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，何取謙亮之多邪！」太祖欲表陳爲三公，陳使荀攸深讓，至于十數，太祖乃止。

太祖將伐劉表，問陳策安出，陳曰：「今華夏已平，南土知困矣。可顯出宛，葉而閉行輕進，以掩其不意。」太祖遂行。會表病死，太祖直趨宛，葉如陳計，表子琮以州逆降。

十七年，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，九錫備物，以彰殊勳，密以諮陳。陳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，秉忠貞之誠，守退讓之實；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太祖由是心不能平。會征孫權，表請陳勞軍于譙，因輒留陳，以待中光祿大夫，持節，參丞相軍事。太祖軍至濡須，陳疾留壽春，以憂薨，時年五十。諡曰敬侯。明年，太祖遂爲魏公矣。(二)

(一)魏氏春秋曰：太祖饋陳食，發之乃空器也，於是飲藥而卒。咸熙二年，贈陳太尉。

陳別傳曰：陳自爲尙書令，常以書陳事，臨薨，皆焚毀之，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。是時征役革創，制度多所興復，陳嘗言于太祖曰：「昔舜分命禹、稷、契、皋陶以授庶績，教化征伐，並時而用。及高祖之初，金革方殷，猶舉民能善教訓者，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閒，世祖有投戈講藝，息馬論道之事，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。今公外定武功，內興文學，使干戈戢睦，大道流行，國難方弭，六禮俱治，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。既立德立功，而又兼立言，誠仲尼述作之意；顯制度於當時，揚名於後世，豈不盛哉！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，以稽治化，於事未敏。宜

集天下大才通儒，考論六經，刊定傳記，存古今之學，除其煩重，以一聖真，並隆禮學，漸敦教化，則王道兩濟。」
或從容與太祖論治道，如此之類甚衆，太祖常嘉納之。或德行周備，非正道不用心，名重天下，莫不以爲儀表，海內英儒咸宗焉。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，吾自耳目所從聞見，遠百數十年間，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。前後所舉者，命世大才，邦邑則荀攸、鍾繇、陳羣，海內則司馬宣王，及引致當世知名郝慮、華歆、王朗、荀悅、杜襲、辛毗、趙儼之儔，終爲卿相，以十數人。取士不以一揆，載志才、郭嘉等有負俗之議，杜畿簡傲少文，皆以智策舉之，終各顯名。荀攸後爲魏尚書令，亦推賢進士。太祖曰：「荀令之論人，久而益信，吾沒世不忘。」鍾繇以爲顏子既沒，能備九德，不貳其過，唯荀蔑然。或問繇曰：「君雅重荀君，比之顏子，自以不及，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夫明君師臣，其次友之。以太祖之聰明，每有大事，常先諮之荀君，是則古師友之義也。吾等受命而行，猶或不盡，相去顧不遠邪！」

獻帝春秋曰：董承之誅，伏后與父完書，言司空殺董承，帝方爲報怨。完得書以示或，或惡之，久隱而不言。完以示妻弟 樊豐，豐封以皇太子，太祖陰爲之備。或後恐事覺，欲自發之，因求使至鄴，勸太祖以女配帝。太祖曰：「今朝廷有伏后，吾女何得以配上，吾以微功見錄，位爲宰相，豈復賴女寵乎！」或曰：「伏后無子，性又凶邪，往常與父書，言辭醜惡，可因此廢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卿昔何不道之？」或陽驚曰：「昔已嘗爲公言也。」太祖曰：「此豈小事而吾忘之！」或又驚曰：「誠未語公邪！」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，恐增內顧之念，故不言爾。」太祖曰：「官渡事後何以不言？」或無對，謝闕而已。太祖以此恨或，而外含容之，故世莫得知。至董卓建立魏公之議，或意不同，欲言之於太祖。及衛 應書 輜軍，飲饗禮畢，或留請閒。太祖知或欲言封事，揖而遣之，或遂不得言。或卒於壽春，壽春亡者告孫權，言太祖使或殺伏后，或不從，故自殺。權以露布於蜀，劉備聞之，曰：「老賊不死，禍亂未已。」

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，而方諶太祖云「昔已嘗言」。言既無徵，迴託以官渡之虞，俛仰之間，辭情頓屈，雖在庸人，猶不至此，何以玆累賢哲哉！凡諸云云，皆出自鄙俚，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。袁瓚虛罔之類，此最爲甚也。

子惲，嗣侯，官至虎賁中郎將。初，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，文帝曲禮事或。及或卒，惲又與植善，而與夏侯尚不穆，文帝深恨惲。惲早卒，子翹，翼，音翼。以外甥故猶寵待。惲弟俱，御史中丞，俱弟說，大將軍從事中郎，皆知名，早卒。(一) 說弟顗，咸熙中爲司空。(二) 惲子翹，嗣爲散騎常侍，進爵廣陽侯，年三十薨。子顗嗣。(三) 翼官至中領軍，薨，諡曰貞侯，追贈驃騎將軍。子愷嗣。翼妻司馬景王、文王之妹也，二王皆與親善。咸熙中，開建五等，翼以著勳前朝，改封愷南頓子。(四)

(一) 荀氏家傳曰：惲字長倩，俱字叔倩，說字曼倩，俱子寓，字景伯。世語曰：寓少與裴楷、王戎、杜默俱有名京邑，仕晉，位至尚書，名見顯著。子羽嗣，位至尚書。

(二) 晉陽秋曰：顗字景倩，幼爲姊夫陳羣所異。博學洽聞，意思愼密。司馬宣王見顗，奇之，曰：「荀令君之子也。近見袁偏，亦曜卿之子也。」擢拜散騎侍郎。顗佐命晉室，位至太尉，封臨淮康公。嘗雖鍾會「易無互體」，見稱於世。顗弟繁，字奉倩。何劭爲繁傳曰：繁字奉倩。繁諸兄並以儒術論議，而繁獨好言道，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聞，然則六籍雖存，固聖人之糠粃。繁兄俱難曰：「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，繫辭焉以盡言，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？」繁答曰：「蓋理之微者，非物象之所舉也。今稱立象以盡意，此非通于意外者也，

繫辭焉以盡言，此非言乎繫表者也；斯則象外之意，繫表之言，固蘊而不出矣。」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。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。或立德高整，軌儀以訓物，而攸不治外形，慎密自居而已。粲以此言善攸，諸兄怒而不能迴也。太和初，到京邑與傅嘏談。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，宗致雖同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。裴徽通彼我之懷，爲二家騎驛，頃之，粲與嘏善。夏侯玄亦親。常謂嘏、玄曰：「子等在世塗間，功名必勝我，但識劣我耳！」嘏難曰：「能盛功名者，識也。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？」粲曰：「功名者，志局之所獎也。然則志局自一物耳，固非識之所獨濟也。我以能使子等爲貴，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。」粲常以婦人者，才智不足論，自宜以色爲主。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，粲於是得焉，容服帷帳甚麗，專房歡宴。歷年後，婦病亡，未殯，傅嘏往瞻粲，粲不哭而神傷。嘏問曰：「婦人才色並茂爲難。子之娶也，遺才而好色。此自易遇，今何哀之甚？」粲曰：「佳人難再得！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，然未可謂之易遇。」痛悼不能已，歲餘亦亡，時年二十九。粲簡貴，不能與常人交接，所交皆一時俊傑。至葬夕，赴者數十餘人，皆同時知名士也，哭之，感動路人。

【三】荀氏家傳曰：顏字溫伯，爲羽林右監，早卒。顏子崧，字景猷。晉陽秋稱崧少有志操，雅好文學，孝義和愛，在朝格勳，位至左右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崧子羨，字令則，清和有才。尚公主，少歷顯位，年二十八爲北中郎將、徐、兗二州刺史、假節都督徐、兗、青三州諸軍事。在任十年，遇疾解職，卒於家，追贈驃騎將軍。羨孫伯子，今御史中丞也。

【四】荀氏家傳曰：愷，晉武帝時爲侍中。

干寶晉紀曰：武帝使侍中荀頤、和嶠俱至東宮，觀察太子。頤還稱太子德識進茂，而嶠云聖質如初。孫盛曰：「遺荀」，其餘語則同。